



言尽余程的无言以对,以喧嚣勾兑缄默。如何用一种虚与委蛇的姿态浇灌之前应允。生命开出谄媚之花,得沾余沥并演绎地至情至性。

一双橡胶雨靴,鞋面有拭不去的泥污。途经雨水淹没的街道,鸟雀在初晴后乍翅飞翔。寂静下蛰伏着蠢蠢欲动的欲望,像是黑夜中闪烁的萤火,微迷之处张开一层无法揉磨的幕。看不清黑暗,恐惧无法得以完全。没有耐心等待光明的礼赞,便在逼仄的灌木与张牙舞爪的树影间上演独幕。歌声悠长凄凉,寂寞的声线拉伸折叠,犹如平静湖面中投下罪恶的石子。继起的涟漪开了黑夜中最隐晦的秘密,扯开了黑色面纱却发现空无一物。只是一双雨靴踏在柏油路面空寂的无可触摸的柔软。一声一声,麻木而机械。

倚在路旁栏杆上的男子借着初晴后暧昧的日光点燃了一根烟。夏末,一场毫无预兆的雨水带来短暂的潮湿。他的开襟衬衫洗的露出素色,衣角被随意地掖进肥大的短裤中。短发。未剃净的胡茬。一双空洞的双眼融入了形容匆忙的路人与用力鸣笛的车辆。

城市规划已久的扩道工程,半边的车道被施工的机器、工人、长长的围栏和警示牌所占据,人流高峰时道路拥挤不堪。司机粗暴地按着喇叭,日光泛滥,笼罩着一切。施工的粉尘像是沁出的汗水。绿化带被整块移除,多年的樱花树被连根拔起,一棵棵被扔进车斗,没有哀鸣,只是平静地躺在那里,享受着日光灼热的淋浴。

雨水润湿整个城市的时候,一桶桶沥青像是未研的墨,吸吮着水分,散出狡黠的黑。来往车辆雨刷不倦地左右摇摆。鸣笛声没有停止,混接着人们对天气的抱怨。公车上抱着孩子的母亲拎着湿漉漉的雨伞。紫色的布裙用力地呼吸着车厢浑浊的空气。一对亲昵的情侣,坐的很近。男生握住女生的手,目光柔软地像是肩膀上浸湿了圆领T恤。紧紧地,便如同可以牢牢地锢住幸福。城市如同是一个不小心掉进污水沟的孩子,嘟着嘴,狼狠地擦去额际的水渍。白褶裙成了不均匀褐色的涂鸦,泪珠在眼眶中打转。可爱的模样惊扰了周围保持已久的寂静。水沤漂浮在流往地下的水流中,没有阳光下绚丽的色彩,以一种最原始的美感脆弱而有力地诠释着一生,短暂却无附丽,转瞬被灭而自求多福。

整个城市的寂寞被冲洗得干净。一场淋漓的哭泣,淹没了城市,弄湿了橡胶雨靴和那个寂寞男子凌乱的目光。

雨停的时候仍然能听见挡雨板上渐渐沥沥的滴水声。整个世界恢复了吵闹和聒噪。刺目的声音又游荡在云层稀薄的天幕。

橡胶雨靴却没有裹衣和油纸伞,柏油替代了青石板,街道越扩越宽,而周遭却越来越寂寥。窗明几净却显得荒芜。行人的皮靴,运动鞋,高跟鞋有力地踩踏,轮胎和履带有节奏地碾压。无时无刻不在演奏着不和谐交响。是音乐,却没有灵魂。

倚在路旁栏杆上的男子换了一个舒适的姿势,向空中优雅地吐出一个烟圈。未铺好的柏油路面干得很快。工人们开始工作,拎着装满沥青的铁桶,面无表情。男子将右手插在深深的裤兜,挑起戏谑的眼眉。欣赏着大街上的一切。身后的香烟铺陷入浓重的回忆之中,白色的墙面被洁净来往经过的铅华,露出砖红,像是绽开血肉的森森白骨,控告着世人残忍的蹂躏。暗青色的瓦片早已残破地面目全非,墙上张贴着小广告,涂鸦和告示爬满了整面墙,像是绿色的爬山虎,生机勃勃地示世人以生命的活力与激情。一间老屋,立柱上写满了历史与苍老,如同一个即将作古的老妇人,皱纹满满地趴在身体与面容的每一处角落,表情细微却附加着所有的故事和心情。上战场的旧情人,文革中被批斗的儿女,没有泪水却满含着深情,高高挽起的发髻,声音低到只有自己听到。咽下一把泪,声线缓慢地像是哽咽,然后路口的旧灯灭了,最后得到了永恒。青瓦下明晃晃地写着大号粗体的“拆”。

香烟铺里的老婆婆将刚刚收到的零钱放进铁盒里,硬币跳跟着发出悦耳清脆的声音,与尘世的声音犬马相比却是方枘圆凿。老人脸上有安逸的微笑,步履蹒跚地将铁盒搁在身后置物架的最上层。然后坐在藤椅上拿起桌上的蒲扇。这时一群飞鸟呼啦啦从天边划过。

最初的城市是异地游子故地重游的梦乡。低矮的瓦房,高高的阁楼。邻家的女儿打开二楼的窗,兜住小伙子的情思。长发散落,空气中氤氲着女孩子特有的气息。布裙,凉鞋,夏日中的凉饮,一角钱一瓶。

长长的吸管,插入瓶口,吸吮着年少的梦。在青石板上奔跑,潮湿的天气,青苔,藓和发霉的书房。以一种遗古的旧忆渐渐漫过人们的童年、少年、老年和长久的记忆深处。像是打开天窗,被窗棂切割过的日光温暖着冰凉的手指与寒冷的心脏,一些零碎的声音静静地敲击,是房檐上的水滴落在石板上。吴依软语道开在宣纸上,研磨,挥毫便是一大片的沉默。回忆属于过去,无声的电影上演着悲喜剧。一幕幕跳帧,所以回忆是沉默的,于是墨渲开了一片。

过去的夜晚,老灯闪烁着昏暗的光。一盏灯别在门廊,藤椅,马扎,蒲扇,象棋,迷藏,游戏。还有石子排列出各种图案,用一种唯诺溢满脚下手画的歪歪扭扭,大小各异的房子。蝉撕裂了喉咙,光下飞舞着蚊虫。仔细的可以嗅到风油精的味道,辛辣却祛除了烦躁和遗虑。

听到孩子的笑声,甘甜的触地。老人爽朗地仰起身,月光碎了一地。

日光迅速倾盆而下,耀目的色彩将仍旧忙碌的城市以薄饰,空中的灰尘像一场大雾弥漫着。屏住呼吸只听见施工的机器发出轰轰的声响。工人們的汗衫已经被汗水浸透,黄色和橙色的安全帽,解放鞋,还有一桶桶的沥青。

最后留下的树荫下,斑驳的影捻碎了过往行人匆匆的悲欢。树下有中年人牵着高大的金色长毛犬。小诊所的台阶上一只猫咪眯着惺忪的睡眼伸了伸懒腰。城市继续着喧闹。倚在路旁栏杆上的男子直起身,烟灰在空中凌乱。马路上的司机仍旧不耐烦地鸣着笛,一位中年女子在交通灯前不时地看白暂的手腕上紧贴的手表,脚尖在地面上打出节奏。交警指挥着交通。日光霸道地将树荫一点点地侵蚀。

他将烟头丢在地上,用脚踩灭。一桶桶沥青贪婪地吸吮着阳光,呼呼向上冒着热气。

[后序:这篇文章是很久之前写的,一开始只是想要拿起笔写点东西,什么并不重要。

所有的文字是先有画面派生出来的。一幅幅生动的在脑海放映。羽化过的环绕声,像是泛黄的胶带发出吱吱的响声。那个倚在路边栏杆上的男人是杜撰的,所有的人物都是杜撰的,却又像是真真切切存在过一般。我甚至可以听到那个婴儿在穿着紫色布裙的母亲怀里吮吮着手指,小小的眼睛一张一合。那对情倡最后激烈的争吵,已知的结局宣告着未知的结束,莫名的口角和争执是甜蜜幻境中的瑕疵,像是碎了一地的琉璃,只是因为一道刮痕,所以我们应该懂得爱情是多么无谓的事。

所有的人和景以及所有的事我都缜密的埋下了伏笔与暗喻,但并不想开诚布公,毕竟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沥青与城市的变迁是文章的主线,携带着其余细微的发生与发展。灵感出于清河路的改造,那个栏杆是市政府门前交通灯旁那个孤零零的突兀的站立着的广告栏,每次经过那里就看见那一截金属莫名的伫立。

故地借用了徽浙地区的场景。有故乡休宁的场景,江南的阴雨,阁楼还有一条长长的河。建筑大多是由七里山塘的幻景。那盏灭了灯原来挂在河南。

那只猫,是小区里的流浪猫,一大群中的一只。看见它的时候它在我家楼下享受着夕阳,只与它对视了很久,猫的确是一种优雅的动物,孤独却不傲作。

谨以此文献给我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

临床医学系:范鸿鹏

或许我并不是从小就喜欢写字,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写了人生第一篇命题“作文”——《我》。十几年过去了我记忆犹新,是因为那篇五百字的“作文”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终于在写了五百零一个字后画上了句号。犹记得当时骄傲的心情,自以为是了不起地写了这么多字。当我耐着性子等待老师的

表扬时,老师却说全班同学作的文几乎一摸一样——“我叫什么,我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我喜欢的水果有什么和什么”以此类推地堆了五百字——真是太辛苦当时的我了!

许是喜欢周作人,对鲁迅有着本能的排斥。于是当年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我是全中了。那是童年时代不需要文字的我,天真地没有目的地挥霍着笑容和欢声。

我是在“姆妈袅袅十三余”走进了雨季,那时的时光是蓝色的,偶尔我眼中有明媚的阳光,阳光下也有大片的落叶。每一个忧伤的孩子都是文字的思想者,于是我的日记本开始布满蓝色,亲手刻下的每一个字也充满了明媚的忧伤。是写字让我度过了人生所谓的“雨季”。

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写字,爱上了梳理自己的思路,爱上了自我反省,学会了在文字中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虽然如今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梅雨季的林黛玉,但写字已变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能分割。

我为什么写字?于是一切都变得很明朗——我并不是天生的写作者,是文字和我的缘分,让我开始了和她的爱情。时光荏苒,白云苍狗,已是多年后,我在果城学医,对文字的追求并不是刻意的——诗歌散文的一笔一画都是情感满怀后的自溢。爱文读医的现状难免让我想到鲁迅,虽不甚爱他,但他“弃医从文”的做法我却是接受的,我想我总有一天也会弃医从文——虽绝不是现在。

妈妈!高兴欣慰的同时不禁感叹:时光,真的好快,那片我们玩耍奔跑的大空地,而今铺上了水泥,几个同我们儿时一般大小的陌生孩童,玩着我们曾经玩过的游戏!相见时亦知下回再见不知道是何年,坐下来一起聊聊,说话时也少了许多帅真可爱,刻意回避生活家庭,聊聊天真有趣,氛围也算活泼,可不经意间提及现状,一张张略带沧桑的脸上有着奇异的平静,细看,才知道,原来是下颌在微微的抖动。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耳塞里突然传来这首“兰花草”,干净嘹亮,像是从空旷的天边传来,亦像是自己儿时的声音,透过岁月的电波传入今夜我的耳中。犹记得自己十几岁时,遇上点小烦恼就喜欢一个人躲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先是静静的坐着,

记得杨烽老先生有一句话大意意思是“如果你觉得生活走不下去,太过于艰难,那一定是你读书少了”。我一直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说法,前人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解决各种困难的办法。我也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读苏轼的文字,几千首诗词也许我记下来的并不多,但我却爱上了这豪迈洒脱在雨中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苏如玉”。我一度自称苏东坡的遗孀,相信我已等待了他一千年。

和杨烽那句话相似,我想说“如果你觉得前路太过于迷茫,生活在风雨中飘摇,每一步都很犹豫很矛盾的时候,请你拿起你的笔,上帝赐予了你能够写字的手——这就是给你开的一扇最好的窗”。找个安静的环境,拿出纸笔,闭上眼睛,当你听到你心跳声的时候,记下你此刻的思绪,慢慢地你便看清了自己。文字是温暖的,是为了温暖自己而刻下的。边写边思考,不用注意字是否写的好看,不用担心谁会窥探到你的秘密——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自己,好好地和自己谈心,清理自己的思绪,明白什么是想要的,梦想是否还在那里,是否已经走偏了路——由此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我并不是专门为了写字而活着,我写字仅仅是为了活着。我很喜欢说这句话。也许是霜雾弥漫的清晨,也许是阳光微斜的午后,或者是万籁俱静的午夜,我会拿出我的笔,和另一个我谈心。有时候我会很迷茫,会走在路上突然忘记了我将要走向何方,会突然怀疑正在着手的事意义何在。当生活和心变得更糟之时,我会拿出我的“手术刀”,开始解剖自己。当迷雾渐渐被风吹散,看清路上总会有的大片的荆棘,但这时我已经看清了自己,看清了前路,我知道我会成为更加坚定更加优秀的自己被披荆斩棘走下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而这过程无疑是幸福的。

近来一直微雨的果城终于雨霁,午后斜阳像情人的双手温暖地抱着正在教室楼顶刻字的我。银杏树叶翩跹在校园的上空,当黄色蝴蝶轻落地面,有人踩过留下生命的厚重,有人拾起作为记忆的典藏。

我放下笔,这段人生不再迷茫。 医学影像学系:肖忠林



北湖

(副刊)

星夜

摄影/范鸿鹏



作恶

很久之前,在村上春树的《天黑以后》读到人性中的小恶隐恶。今天,在田弘毅的《鹏鹏》读到五味杂陈的作恶的自问。突然想起一件难言的往事。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村小读书,我是班长,保管着班级教室门的钥匙,负责早上开门,下午放学锁门。那时候要背乘法口诀,从1x1=1到9x9=81。老师要抽背,我负责监督。下午放学了,没有过关的同学被留在教室继续背,由我考核。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校园里已经听不见顽皮的孩子逗留打闹的声音,没有电灯的教室里太阳的余晖也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女生了。那个枯瘦的女生,穿着泛黄的白色衬衣,梳着枯黄的两条辫子,眼睛里总是有种怯怯的光,两只手也不知道怎么放,深色的长裤盖不住脚蹼,黑色的布鞋破着洞。她比我高,我却盛气凌人。因为,她是笨学生。我那种被褒奖赋予的骄傲和权力,让我郑重宣布,“你要是背不到,我就把你锁在教室!”

我已经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听着她弱弱的哭声,锁门,然后回家……

第二天来到学校,我打开教室门,她不在!

在议论声里,我听见学校隔壁小卖部的刘叔在说话:“我就听到有个女孩儿在哭,我在想怎么回事,就过来看……还是我把她从窗子里拉出来的……”那时村小也是四合院的格局,围着一个操场,内围和外围的土墙都

镶着木窗,木窗原有的木条已经环掉,用其他地方找来的不规则的木条钉在原本的窗框上,有的木条已经缺失。所以她那枯瘦的身体才能够,艰难穿过。在我受到批评之后,这件事告一段落。

随着时间,没人记忆的海洋。经年之后的假期,跟母亲聊起了小学同学,知道她已嫁人。心里的滋味一时无法说清……

吾乡

停电的上午,空着手(未带手机未拿书)和妹儿去散步。田间地垄小山道或是水泥路,只管往有阳光的地方行去。这一次,终于又拿眼睛去看这片我生长的土地。渐渐散去的薄雾里,阳光透过树枝灌木,小河的水有浅微光,肥大的油菜叶上露珠晶莹一片,远山是层层绿色,安稳端坐,这安静的冬日,蕴藏着也酝酿着来春的生机。在阳光里,我们奔跑起来,舒展身体,亲近每一寸空气,这无限而广阔的故乡的空气,拥抱我们。我深知,这份自在,是任何土地都无法复制给我的了。

田野里山坡上,那些被砍伐的树,徒留树桩。老屋前的椿树,不再有机会长拢屋檐。拆掉的老屋已然换做了现在的新宅,那被伐去的椿树,没有我环抱过的痕迹。父亲儿时手植的树,也已换了锅中的米。妹儿说,爸爸知道了,会不高兴吗?我无法回答。我知道会有新的树苗长起来,可还是忍不住惋惜。等到父亲回家,妹儿缠着他栽下了四株柏树苗,或许若干年后,在菜园的上边,会有柏树站立。

旧时的村小,已经废置。写着“玉宇村小学”的那白色门面,被粗暴地刷上“XX养鸡场”。只有操场边那两排永恒的高高的白杨,在春夏秋冬里倔强站立。

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的“汪癞子”早几年也已死去,徒留学校外墙黑板上那苍白的粉笔字,和分岔路口如今那堆满废弃物的“蛮子洞”。小孩子缺少了一个害怕又好玩的对象,大人们缺少了一个讨烟要饭的憨客。多少年后,不知有谁还会记得这个精神失常的异乡客,叨叨着他的故事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走过新修的农村水利工程,一块未干透的水泥被妹儿踩出脚印。或许,那个脚印会长久的存留。我儿时的脚印,在泥路里,已经不见。但就算泥路终究铺上了水泥,我依旧记得,在这些路上,我见过怎样的风景。

这腊月的晴日,各家各家已开始置办年货。鸡鸣声中,有炊烟升起。又该开广播会了,村上的广播里开始播放老歌,这一次,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忽然唱到心里。

麻醉学系:王清华

晚饭过后闲来无事,便一个人带着耳塞漫步在乡村公路上。近日来天气转冷,断断续续的下了两天雪,乡下人勤快,每日大早便将路上的积雪扫了个干净,今日放晴,乡间的水泥公路上已无水渍,走起来还算干爽。可放眼远处,高山瓦砾上无不是积了厚厚一层白雪。屋檐上排列着的冰柱子,乡下人管它叫“灵芝”。

新年已过去十余天,今日已是正月十二,尽管元宵未到,可村子里头上学上的学打工的打工,剩下的大多是些老人小孩。好多家门前的红灯笼还未取下,耳边还不时传来过年时的炮竹声,脑海中萦绕的处处是欢庆氛围,可身边分明没几个人走过。风吹来的时候,夹带着丝丝缕缕的雪花,拍打在脸颊上,显得格外冰冷。

路过一个小广场,一个父亲带着自己三四岁的女儿在跳跳绳,父亲边甩边跳,女儿站在父亲面前跟着跳,嘴里边还认认真真的数着:“一下、两下、三下……”每次跳了两三下总会被什么东西伴着停下来,然后父女俩开怀的笑几声后继续。偶尔有那么几次女儿跳的专注了,父亲停下来了她还继续跳了几下,直到抬头看到父亲手上抓

着绳子不动,眼里,看着她笑!若是这样,父女俩就更高兴了,女孩“咯咯咯”笑个不停像是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女儿好小,站在父亲跟前才到父亲大腿高,要费力抬平脑袋才能看到父亲含笑的眼睛,这么高这么大,此时

小女孩的眼里看到的怕是一棵大树,透过茂密的树枝,闪烁的是耀眼的阳光。

边上几个小孩,差不多大小,男孩子搬雪,女孩子堆雪人,岁数稍小的那个跟东跟西,碰碰这里摸摸那里,亦是显得忙的不可开交。而那孩子认真劲像是此时他们干的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工程!

看着眼前一张张天真烂漫的脸孔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还有那几个相伴长大的玩伴。过年时倒是见到过几个,告别了幼年时的稚嫩顽皮,而今个个都是大人模样,有的还做了孩子的



不战而降的事作出了批评。李煜到底在遭受宋军攻击之时有无反抗这先不论,我想说的,只是历来为人诟病的他的“不战而降”。

我们知道,南唐这一国家的寿命并不长,李煜出生那一年他的祖父李昇登上了皇位,李煜41岁这一年南唐便亡了国,甚至可以说南唐的寿命还没有这41年,因为早在中宗在位时南唐就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那时的南唐就已经成了北周的附属国。帝王不得穿黄衣,屋角不可有蚩尤,一国之君只能被称作国主……甚至可以说,南唐早就亡了。965年,宋灭了后蜀,在南方这一肥沃的土地上,便只有南唐还没有揣进自己的腰包了。于是,有了万千铁蹄。

975年,李煜出降,南唐国破,“煜着白纱帽北上,南唐亡矣!”说实话,自我了解那段历史开始,我对李煜这人便没有好感,身为一国之君,最应做好的就是保护自己的百姓,而他,连反

抗都没有,便将自己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后来,当我真正了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句诗的含义,我才开始明白,所谓的放弃,也是一种慈悲。

是的,慈悲,李煜信佛,甚至在被宋军围困时下令宫里所有人开始吃素。抵抗?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在拼了命抵抗过后,结果又将有多大的变化呢?毕竟南唐与北宋,实在不能相提并论。下旨、出兵、厮杀,最终带给南唐百姓的,不过是数不清的灾难和悲痛罢了。《甄嬛传》里甄嬛对宁贵人说过:“你可知负比不负辛苦多了。”是,负,你将背上所有的骂名所有的委屈,谁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济世的大英雄?谁不希望每当提到自己的名字别人都是一番赞赏?可是,很多时候,勇气是要付出代价的。李煜要因为图一时逞强而付出的代价,便是这锦绣南唐所有的欢笑与繁华。

据传,当李煜被毒死的消息传到

南唐故国之时,百姓哭声不觉。他们到底为自己的君主投降而愤懑过,可是总有人,能理解他这一番苦心。

本就不该过,何必硬要以卵击石,惹得自己一身伤痕。明明结局是满目疮痍,也要去拼命一番,难道这就算明君了么?

可是,我依旧应该谴责他,不应该那么早就放弃。毕竟,当年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们最终也能赢得抗战的胜利。说不定他坚持一下,也就能挺了下来。可是,那些战士们的坚持是为了给百姓更好的生活,李煜若坚持抵抗,他就能给南唐百姓更好的生活么?事实上,很多时候,百姓并不在意谁当皇帝,他们只要能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就好。难道这些幸福赵匡胤他就给不了么?所以硬要他一介书生去下令血染江河?

负比不负辛苦得多了。这句话说得真好!

医学影像学系:马尘